

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著



日 瓦 戈 医 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著 顾亚铃 白春仁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Б. ПАСТЕРНАК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根据纽约1983年版本译出)

日 瓦 戈 医 生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顾亚铃 白春仁译

责任编辑: 郭铸权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625 插页: 3 字数: 503000

印数: 1—18900

ISBN7—217—00076—9 / I·28

统一书号: 10109·2098 定价: 4.85元

新书目: 87—24



Пастернак

帕斯捷尔纳克像

作家与作品

今年莫斯科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迟，郊外佩雷德基诺公墓旷野的稠李花却在残雪的护卫下格外悦目清心。这里长眠着苏联诗人帕捷尔纳克（1890—1960）。

据苏联报刊报导，今年三月，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宣布撤销1958年通过的关于开除作家、诗人、翻译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协会会员的决定。据最近一期的《莫斯科新闻》

（苏联官方出版的一种英文报纸——编者注）披露，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决定完全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失误造成的。赫鲁晓夫本人并没有读过小说《日瓦戈医生》，偏听偏信铸成了这宗冤案。当时文坛上某些人出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妒嫉，歪曲事实地摘录出这部小说的一些片断，偷偷地塞给赫鲁晓夫本人，正是“这些阴谋家，唆使赫鲁晓夫作出了这一决定。一部抒情小说成了政治恶魔”。

沉冤二十九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恢复名誉是值得世人庆幸的。苏联报刊指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被认为是苏联文艺界在贯彻社会生活公开化原则和加速作家协会本身改革的一项“史无前例的原则性措施”。苏联将陆续出版帕氏四卷本文集，苏联《新世界》文学杂志将

从明年第一期起连载《日瓦戈医生》。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于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族的家庭里。父亲奥西波维奇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美术院士,曾任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俄国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名篇《复活》等作品的插图多出自奥西波维奇之手。托尔斯泰对他颇为赏识,视为知己。作家的母亲罗莎·考夫曼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钢琴家,虽因病痛和家务被迫放弃了专业工作,但与莫斯科音乐界人士交往频繁,常在寓所里举办家庭音乐演奏会。这对作家儿时爱好音乐起过很好的作用。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幼年在莫斯科德语学校学习期间,父亲的一位朋友里尔克是奥地利一位著名的诗人,诗人经常的来访和吟诵,诱发了少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诗歌创作的兴趣。也许诗歌和音乐是艺术世界的一对孪生子,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迷上了音乐。十二岁那年,他家和俄罗斯著名音乐大师斯克里亚宾喜结芳邻。音乐家的一切使这位初露才气的少年为之倾倒。鲍里斯开始练琴并学了六年音乐理论课。他开始在家庭音乐会上演奏自己的习作。

1906年,帕斯捷尔纳克随父亲到德国观光。1909年考入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出于种种考虑,劝弟子转到历史哲学系学习。1912年夏天,他前往德国马堡大学研究新康德主义派学说,探索科学史上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科恩教授。归国后,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毅然献身文学创作。年华正茂的鲍里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家境,父母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艺术陶冶,使这个青年人

的思路和眼界更加开阔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为他以后的理想、事业、前程打下了一定基础。

诗歌创作使帕斯捷尔纳克着迷，他似乎拾到了一根魔棒。1913年，未来派诗人勃布洛夫组织的诗歌创作探索小组“离心机”里，添了一位青年，他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进入了青年诗人的圈子，开始在《抒情诗》杂志上发表习作。不久，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成了朋友，结识了“闯进诗歌殿堂的公牛”——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评价叶赛宁说：“我喜欢他的全部作品，他那么出色地捕捉了俄罗斯的乡土气息。”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的处女作《雾霭中的双星子座》的问世成为他迈向诗坛第一步。由于少年时留下的腿疾，帕斯捷尔纳克免服兵役，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担任家庭教师的同时，着手翻译德国戏剧家克莱斯特的《破瓮记》，高尔基主编的《世纪同龄人》杂志刊登了他的译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游历了俄罗斯大地，吮吸创作营养液，并在乌拉尔等地停留了一些时日，供职于一家化工厂。1916年，诗人的第二部作品《在街垒之上》问世。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回到了莫斯科，参加了图书馆的工作。1922年，诗人又出版了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这部诗集既具有古典主义的完美，同时在当时又是诗人的重要特征和独创。时至今日，苏联作家和诗人都熟悉它，并会充满激情地背诵出来。人们还会从今天一些苏联青年诗人的作品中找到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影响。诗人早期作品的主题集中在琢磨人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抒发对人的命运、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他的早期作品深沉含蓄，隐喻新鲜离奇，句法变化难测。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为“诗人的诗人”。诗人早期的作品既留有印象主义诗痕迹，接近未

来派，又受到诗人勃洛克（印象派）的影响。他从不嚼别人的残羹剩饭，力图探索自己的风格并加以创新。他反对未来派阉割俄罗斯古老文化的口号，热爱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在他的诗作中还继承了先人的优良传统。

1921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侨居德国柏林，直到1934年父亲病逝于伦敦。帕斯捷尔纳克和弟弟始终留居国内。1922年，他和未婚妻——画家洛里埃访问了德国。1923年完婚，第二年长子叶甫盖尼降世。

长诗《主题与变调》是诗人二十年代的成功之作。1923年和1928年问世的《热病》诗作中还描写了列宁的形象。长诗《施密特中尉》（1926年）和《一九〇五年》（1927年）是两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叙事诗。在作品中诗人抒发了作家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抒发了投身革命事业的激情，赞扬、讴歌了1905年的革命，表达了作家对革命和个人命运的深沉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还潜心于散文创作，《阿佩莱斯 的特征》（1915）、《土拉书简》（1918）两篇代表作颇具特色，前者带有辛辣的诗的讽刺语言，后者却有淡淡凄清和孤独，对文艺创作中紧锣密鼓的喧嚣之声有所厌倦。《空中之路》是1924年问世的短篇，描写了列宁、李卜克内西等革命领袖的形象。《摘自中篇的三章》、《中篇故事》于1922年写成。这两部作品和长诗《斯捷克托尔斯基》（193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联系，并互为补充。这部作品描绘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普通人的命运，对大自然和爱情的诗情画意雕琢着实引人入胜。诗人在这些散文作品中倾注了对革命事业所体现的精神方面的真理和崇高道德准则的信赖。作品同时也渗透着作家理想主义的自由发展的信念。

高尔基生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1922年发表）颇为称赞。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心灵完美、思想非凡的俄罗斯少女冉尼亚的形象。高尔基说，这部作品可以和作家的诗媲美，是用丰富的、活泼的、充满青年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狂激的语言写成的，富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安全证书》是帕斯捷尔纳克20年代初期脱稿的一部自传体散文作品。作家在小说中回顾了自己前一段走过的生活历程：和里尔克富有诗意的相逢，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对他的教诲和影响，德国的大学的生活，游历意大利名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和家人出国旅行的生活，诗坛生涯，和诗人的交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谊等。从这自传体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作家早期的心灵和创作艺术，了解20年代俄国诗坛新秀的创作特点。

诗集《第二次诞生》是诗人高加索之行带来的硕果。应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里之邀，他和艺术家З.Н.涅伊哈乌斯（后来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位夫人）前往高加索参观访问。诗人在采风和深入生活中，以深邃的洞察力去发掘当地民众心灵中最美好、最可贵的情感，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篇章。诗集中不仅描绘了高加索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色，勤劳智慧的男女山民，更重要的是诗人再次描写了十月革命后高加索南方的重要变化：由于革命的胜利妇女在改变命运，妇女是山村的沸腾点，妇女是社会的主宰者之一。诗人还把格鲁吉亚作家群的许多重要作品译成俄文。帕斯捷尔纳克曾这样评价高加索的诗人：“他们成了我个人世界的组成部分”。30年代初期的高加索之行是诗人走向生活和社会汲取营养的重要事件，对他以后的创造发生

过积极作用，影响了诗人独特诗风的发展。

布哈林曾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有过较公正的评价。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1934年在莫斯科举行，布哈林当时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议，他称诗人为“我们当代诗歌界的巨匠”。然而，当时苏联诗坛的批评家们对诗人的创作褒贬兼有，他的诗作构思新颖而精湛，高深、细腻的创作技巧更令人折服；但诗作中的晦涩、离奇的艺术手法也受到评论家们的非议和指责。尽管在那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诗人也曾呼吁诗人们应该成为人民的喉舌，因为人民“扩大了现实的范围”，使艺术家的想象成为“可能实现的东西，而它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是应该实现的”。

20年代末期苏联文坛的极“左”思潮、宗派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甚为流行，戒律和干扰颇使诗人烦恼。帕斯捷尔纳克深入自我世界、脱离生活的诗作不为时代青睐，只得暂时告别诗坛，从事翻译西欧古典名著。他精通英、德、法等文学，作为一个诗人，更具备诗歌和古典文学翻译工作的得天独厚条件。30年代至6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停止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亨利四世》、《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许多抒情诗；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他还翻译过裴多菲、魏尔伦等大家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的译作在苏联和全世界享有盛誉。他是苏联翻译莎士比亚的权威译家，至今人们还喜欢读他的翻译作品。

1935年，诗人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途经柏林，与妹妹约瑟芬和莉第娅重逢。在巴黎，帕斯捷

尔纳克还拜访了画家安宁科夫和当时侨居法国的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造访了里尔克旧居。

苏联人民赢得反法西斯胜利的1945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辽阔的大地》问世，这是诗人深入战地生活的结晶。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和许多作家前往奥廖尔战场，和苏联官兵一起生活，他写了许多前线报导、特写、诗歌，着力描写了苏维埃人的勇敢与无畏。这些有血有肉的、讴歌苏联人民献身精神的作品受到读者和文坛的赞誉。卫国战争前夕，诗人的组诗《在早班车上》也赢得了好评。作品反映了诗人在创作方面的显著进步，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克服昔日作品中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从古典诗歌中汲取了营养，用清心可人的笔触反映普通苏维埃人紧张而热炽的劳动和生活。

1946年，联共（布）中央整顿文艺界运动是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扩大化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再次挨批，官方指责他的作品无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作家被迫放弃文学创作，潜心文学翻译。

长篇抒情小说《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得意之作，从1948年开始创作，历时八载。作家认为日瓦戈医生是自己作品中最重要形象。他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做的努力。这种负债的感觉在我缓慢的过程中变得不可遏止。在那以前，我多年来仅仅从事写诗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

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一直在努力将它描述出来。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30年代下半期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过多地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成了惊弓之鸟，消声匿迹于文坛。1946年，苏联又开展了整顿文艺界运动，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作家左琴科和帕斯捷尔纳克成为文坛重点批判对象。那些年间，苏联文艺界发生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诗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亚什维里和曼德尔施坦的消失，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边陲小镇自尽，伊文斯卡娅（帕氏十余年来形影不离的文学事业助手、同路人、挚友）被捕入狱……。这一切使帕斯捷尔纳克产生悲痛、同情、内疚、迷惘。帕斯捷尔纳克曾节衣缩食，尽自己所能地关切、照顾、接济这些罹难朋友们的家属。他的心头久久不能平静，陷入了痛楚的沉思。发生这一些悲剧的缘由是什么？能找到力量、信念战胜和弥补这些人为的失误吗？

他在悲痛和沉思中变得愈加孤僻、冷漠，甚至麻木，不看报，不听广播，想在自己和社会生活之间筑一道堤坝。苏共20大之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文学艺术的河流正在“解冻”，一大批被蒙冤的同志、朋友平反后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左”的行为受到了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脱稿的。作家企图对历史，对人生进行反思，希望未来不致重演昔日的悲剧。

《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被投送到苏联一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新世界》编辑部。不久，作者收到编辑部一封措词十分严厉的退稿信，信中写道：“……您的小说的实质是仇视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了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观点，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把退稿寄给了意大利米兰市的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意共党员），请求他帮助在国外出版。但三个月之后，作者又被迫电告出版商，要求索回手稿。费尔特里内利知事出有因，顶住了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的压力，仅用了150天就翻译出版了《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本。嗣后，该书的法文本、英文本相继在米兰问世。1957年，西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都出版了各自国家的译本，美国也陆续用15种文字出版了这部小说。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奇亚洛蒙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著——编者注）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囊括一个如此广阔、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林把《日瓦戈医生》称之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并说这本书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云层”。美国著名苏联文学研究学者马克·斯洛宁宣称，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作者、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

取得的重大成果”。这条新闻发布后，在苏联，在西方都引起强烈反响。苏联和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和政治交炽在一起的白刃战”。“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被历史永远记载下来了。

应当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世界的文坛上是一位知名度颇高、有较大影响的苏联作家。早在四十年代，英国一些著名作家曾向瑞典皇家学院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在现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帕斯捷尔纳克。瑞典皇家学院和享有诺贝尔获奖候选人推荐权的有关人士，在座落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斯图尔街14号的诺贝尔大厦进行了五次紧张而热烈的讨论和磋商，仍不能拍板。1953年，瑞典皇家学院竟以帕斯捷尔纳克是“生活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作家”为理由，再次否定了帕斯捷尔纳克成为获奖者的可能性。五年之后，1958年深秋，当《日瓦戈医生》在美丽的米兰城的菩提树下飘散着油墨浓香时，有权推荐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候选人的知名人士，一反常态，重新考虑给帕斯捷尔纳克戴上这顶桂冠。瑞典皇家学院事先向苏、美两国首脑通报了授奖决定。帕斯捷尔纳克获悉得奖通知后，殊为欣慰，电谢皇家学院称：“殊为感激，激动，光荣，不安，受之有愧。”当年苏联驻瑞典使馆的发言人声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文学翻译家比作家知名度更高。言下之意是苏联不同意帕斯捷尔纳克以作家和《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作者身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则表示：是否领奖，要由作家协会讨论决定。在苏联官方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一事未明确表态时，“帕斯捷尔纳克热”席卷西方，大小报刊、通讯社、政界、文化界对获奖者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把《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出版称为“自由俄罗斯之声的重

新回响”，“举世惊人之作”，是一本“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西方各界人士纷纷向作者致电祝贺。

苏联报刊立即进行猛烈的反击。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天——1958年12月26日，苏联《新世界》文学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七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把书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起码的荣誉和良心”，并要求该报发表《新世界》杂志1956年写给《日瓦戈医生》作者的退稿信。苏联《真理报》在同一天刊登了著名政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它把批判帕斯捷尔纳克推向了高潮，火药味浓烈。文章指责诗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文章还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者“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文学报》发表了《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指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同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莫斯科作家组织要求苏联政府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生成群结队到诗人住宅前闹事，投掷石块，击毁门窗，使帕斯捷尔纳克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的大会上说，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他辱骂作家是“一头弄脏自

己食糟的猪”。11月4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留难。

帕斯捷尔纳克因祸得祸，心身受到严重摧残。西方对小说断章取义，作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解释与渲染，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西方某些人总是“从七百多页的小说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在重重高压之下，作家于10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致电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1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致当时苏联首脑赫鲁晓夫的信和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恳求苏联当局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俄罗斯到别的地方去对我不可能的。”他被迫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受奖。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苏联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攻、迫害，引起了西方各界人士的不满，不少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名流和政府首脑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境，却愁绪满怀地生活在莫斯科郊区佩雷德基诺的村庄别墅里，于1960年5月30日含冤溘然长逝。在辞别人世前两年，诗人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中完成了组诗《雨霁》，以高昂的格调表达了对生活的信赖、渴望、追求和歌颂。帕斯捷尔纳克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自传性随笔《人与事》的修改工作。作家自信地写

道：“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是怎样在我的个别事件中转变为艺术现实的，而这个现实又是怎样从命运和生活经验中诞生出来的。”全书分为五章：“少年”、“斯克里亚宾”、“19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个影子（茨维塔耶娃、亚什维里、塔比泽）”。《盲美人》是作家离死神召唤的几个月还致力于戏剧创作的、反映农奴制的历史剧三部曲，这一宏愿虽未完成，它却表达了作家对社会自由和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深沉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到60年代初，在苏联境外，《日瓦戈医生》一书已在世界各地出版了25种以上的外语译本。俄文（在苏联境外出版），波斯文，日文，印地文版，还有香港和台湾印行的中文译本。在西方，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结和尊贵的小说”①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②近30年来，这部作品悄悄流传于苏联民间，也有人因为它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自豪，然而小说《日瓦戈医生》一直未能在苏联公开出版。随着苏联作家协会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苏联读者将于明年春天读到这部作品。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制定的文艺开放政策，使我国读者有可能在今天读到《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距今近30年，时代与人的思维毕竟向前迈进了。现在人们逐渐了解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在20年代与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齐名的苏联诗人。他并不具有什么

①马尔科夫：《简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文。

②爱德华·威尔逊：《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和艺术》一文。